

□ 严蓓雯

多年前,当我们像莫言那样,第一次读到《百年孤独》时,都惊讶地来不及读完。有的好像发现了新大陆,迫不及待地寻找马尔克斯的其他作品,或者去读卡彭铁尔、略萨等拉美作家;有的则迅速拿起了笔,回想各种各样“遥远的下午”;还有的致力于总结这类小说的集体特征,开始描述“魔幻现实主义”。新鲜的冲击,让人眼界大开的同时,不免伴随着囫圇吞枣的急躁。

新文风、新句式、新世界的魔力淡去之后,感谢新译者流畅的转换,《百年孤独》的真正世界向我们展开。起初,我们还不免被何塞层出不穷的奇思幻想、梅尔基亚德斯去而又来的死而复生、奥雷里亚诺将军戎马铁骑的传奇生涯所震撼,仿佛在马孔多的世界里,他们是叱咤风云的主角,一生波澜壮阔,但渐渐的,越来越多的女性浮现出来,她们或坚毅、或柔情、或宽广、或纯真,是她们守护着马孔多,延续着布恩迪亚家族的血脉,尽管最后一个生下的猪尾巴孩子被蚂蚁吃尽,马孔多也在龙卷风的怒号中化为废墟,但没有这些女性,它早在小说开篇何塞想另迁他地时就草草终结。

布恩迪亚家族的男性都是没长大的孩子。他们要么在新发明上,要么在情欲上,要么在战场上,要么在难解的古书上,倾泻着自己全部的精力。但是,正如眼睛已看不见的乌尔苏拉最终心里清楚明白,“自己不惜为他付出生命的这个儿子,不过是个无力去爱的人”,布恩迪亚家族的男性其实都是不会爱的人。是无能去爱让他们心中充满孤独,而无所不在的孤独又囚禁了他们去伸出爱的触角。缺乏爱的能力与孤独互相造就,纵是小说里那许多女性也无法打破它们的紧紧缠绕。

然而女人们一直在努力。比马孔多还年长的乌尔苏拉和庇拉尔是代表。乌尔苏拉是家族内部的守护者,尽力让这个“古怪”的家庭“保持正常”;庇拉尔则是它外面的港湾,永远对布恩迪亚的人敞怀。在何塞抱怨“注定要在这里活活烂掉”,总是梦想远处桃源时,是乌尔苏拉百折不挠地明阻暗止,因为她知道,只有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爱才有滋生的土壤。当行刑队准备处决奥雷里亚诺将军时,是乌尔苏拉冷静地独闯监狱,给他送去了生命的左轮手枪;而当奥雷里亚诺将军准备处死马尔克斯上校时,又是乌尔苏拉再次独闯禁地,再次冷静地说:“我只要一看见他的尸体,就立刻把你揪出来,亲手杀了你。”救儿子与杀儿子的截然相反行为看似不可理喻,但其都是源于对生命的爱,对他人的爱,这是一种母亲的守护之爱:“只要上帝还让我们活着,我们就还是母亲;不管你们有多么革命,只要没规矩,我们就有权脱了你们的裤子打一顿。”

庇拉尔展现了另一种母亲的慰藉的爱。在何塞·阿尔卡蒂奥为自己的“好家伙”而惶恐时,是她让他接受自己的长处,享受“地震”,享受上帝赐予人类的情爱;而在奥雷里亚诺为自己的“没反应”而羞愧,又为思念蕾梅黛丝而煎熬时,又是庇拉尔接纳了他,带着母性的温柔让他倾空“无法活下去的黑暗”;在爱上姑姑的奥雷里亚诺寻求安慰的时候,还是庇拉尔,让他在自己怀里“热泪滚滚尽情宣泄”。爱是守护,是慰藉,是付出,这些,都是布恩迪亚的男人所缺乏的。

只是,这一切努力最终还是没有止住毁灭的脚步。乌尔苏拉在身体奥雷里亚诺的时候,曾听到他在她腹中哭泣。到了晚年她才明白,这不是腹语或预言能力的征兆,而是缺乏爱的能力的信号。他还未出生,已经在哭着爱,而一旦离开母体,他连哭泣都遗忘了。孤独在子宫里就已经孕育,再多的守护、慰藉和付出,都无法填补先天的缺失。只不过在《百年孤独》里,女人一直在努力,男人早已放弃。



《百年孤独》(精装)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范晔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11年6月出版

## 百年孤独的女人

【经典品读】

□ 谢庆

齐鲁大地真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不但孕育了晏婴、孔子、曾子、墨子、孟子、诸葛亮等一大批名垂千古、影响世界的文化大家,也产生了孙臧、辛弃疾、戚继光等震惊华夏的文武双全的豪杰英雄。《水浒》中一百零八条梁山好汉足智多谋、武艺高强,更是老少皆知、脍炙人口。

曾听山东人自豪地说:我们山东人是最讲文明礼仪的,因为我们继承了孔子、孟子等一代先贤的文化血脉,同时我们也是最讲义气、最豪爽的,就像梁山好汉。

当代武林奇人、山东大学数学教授、中华武术梅花桩第十七代传人,我的老师燕子杰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文武双全、文韬武略的山东好汉,也是一个十足的“奇男子”。

读奇书——一般人想象中的武林人士,大多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抑或只通舞枪弄剑,不好文墨,而燕子杰先生与众不同,小小年纪就读了《三字经》、《孟子》、《四书》,1955年成为北大物理系的高材生,专攻“天气与动力气象”专业,1962年大学毕业后到西藏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所工作了18年,1980年调到山东大学数学系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

交奇友——燕子杰先生的朋友遍布大江南北,文武兼收,从齐鲁大地到雪域高原,从科考专家到藏地群众,从象牙塔的精英到江湖上的英豪。先生还培养了数以百计的洋弟子,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澳大利亚……寒暑假集训时,俨然一支“多国联合部队”。先生传记中的纯真爱情及浓浓友情,让我们领略了先生丰富而深厚的情感世界,给人启迪、催人奋进。

著奇文——作为一位物理系高材生、一位数学系教授,燕子杰先生利用业余时间练习梅花桩数十年,潜心钻研以梅花桩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已臻化境,冠绝时辈,先生出版了《中国梅花桩击技大法》、《中国梅花桩文武大法》、《中国梅花桩训练大法》、《中国梅花桩成拳大法》、《中国梅花桩器械的练法》等系列专著,为中国武术的传承与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创奇迹——燕子杰先生曾三次参加国家组织的攀登珠穆朗玛峰活动,在雪域高原工作的岁月中,他曾从严重的车祸中死里逃生,曾勇搏恶狼凶獒突出重围,曾智斗叛军野匪转危为安,因身怀梅花桩武功绝技,先生历经磨难但总能化险为夷。

这样种种“奇观”,造就了震撼人心的奇男子。

燕子杰先生令我敬仰,不仅因为先生传奇的人生故事,更源于他的人生与梅花桩武术的完美结合所绽放出来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伟大光芒。

通过练习梅花桩武术来完善自我,不但能强身、健体、去病痛,更能使弱者强,愚者立,强者更强,智慧与勇气同时得以提升,获得一种精神,一种刚健昂扬、积极进取、有原则、有坚持、不苟且、不委琐的生活态度。燕子杰先生波澜起伏的人生故事,生动地彰显了梅花桩武术赋予他的刚健、智慧、勇气、果敢与坚持。燕子杰先生孜孜不倦地探寻梅花桩武术奥秘的过程,正是梅花桩武术磨炼一个人的意志、熏陶一个人的情操,培养一个人执着追求信念的过程,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塑造一个健康的中国人人格、培育一个强大的中国人精神的过程。

燕子杰先生出版的这本自传体《我的传奇人生:昆仑山空的燕子》新书,正是演绎了一位数学教授的武术传奇。



《我的传奇人生:昆仑山空的燕子》  
燕子杰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年3月出版

## 一位数学教授的武术传奇

【著者印象】

【原色视域】

## 缝隙里的这一代

□ 韩青

近来,有出版机构系统地推出了英国作家毛姆的散文随笔游记,向读者的推荐原因之一,说他的作品“可以是一部艺术史和文学史的示范之作”。翻了翻其中的一本《作家笔记》(南京大学出版社),由此,想到刚读到的另两本书:朱铭教授的《缝隙里的面孔》(山东画报出版社)和王传贺先生的《海砚堂随笔——这一代的人和事》(中国戏剧出版社)。

晚年著成,对过往人情风物的回忆,涉及自己艺术经历的认识,这三方面的内容,也恰是这三部书的共同之处。而他们对该段历史的亲历性,为读者了解相应的世道人心,提供了另一条更加直接的时光隧道。

毛姆今天大概已经被视为传奇人物了。他的一生多姿多彩,从青年医科学生起步,转而当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还当过情报员,后来游遍世界各地,一生作品甚丰,中国读者最熟悉是长篇小说《人性的枷锁》和《月亮与六便士》,他的剧作在当时伦敦的卖座程度,与另一个大文豪萧伯纳相比不遑多让。这本《作家笔记》,毛姆从1892年写到1944年,写最后一章的那年,他过了70岁生日,这差不多有五十多年的写作经历,毛姆在此展示他作家生涯的萌芽与发展,他自己在书中前言也说,“我之所以把它们发表,是因为我对文学创作技巧以及过程感兴趣”。

与毛姆的愿望类似,朱铭教授在《缝隙里的面孔》自序里的表达,则更多一些诚挚情感:“2010年又过去了,时间在我的身后第七十三次关上它无情的门。想要回去弥补曾经的遗憾,却已经不再可能。我只能在这一面无情门上,撬开一道缝隙,窥望那些曾经鲜活的面孔,以及那些曾经一起摸爬滚打的伙计们……那各种各样的面孔,那有亲有疏的表情,那或喜或怒的双眼,那忽远忽近的身影。”这是一个与印象有所不同的朱铭教授:很深情,很生动,文采卓然。隐约地,还有一种包憾之情:真应该早些时候读到它。

朱铭是山东艺术界的知名人士,江苏泰州人,艺术史学家、美术教育家,长期任教于高等艺术院校,并任职于政协、民盟等机构。一生笔耕不辍,著述丰富。记得读过他关于纳比派画的论述,分析在十九世纪世界画坛上印象派衰微与种种现代派崛起之间,以勃纳尔、维亚尔为代表的纳比派,如何在这一过渡时期承担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任务。其视野与思绪的开合自如,与解析与论述的井然有序,让人从中领略到一个艺术史家与教育家的风范。而在这本《缝隙里的面孔》中,他即以一个洞明老者的身份,作为他所亲历的历史的一部分,以隽永而质朴的笔调,将童年到老年的人生片段娓娓道来,亲人音容、师友笑貌,跃然纸端,而这期间的时代风云,带给人生的酸甜苦辣,则令人扼腕叹息。

王传贺先生《这一代的人和事》里所记录的,也是同一时代的世相故事。只是,王老先生笔下的人与事,更多一些民间色彩和草根性质,对于中国人集体记忆里的那一段沉重历史,其实,从地理方位上说,他当时是孔子老家曲阜传道授业的教书匠,几乎算是置身于政治风暴中心地带了,而他却自有一种沉潜的平静与精神的平衡,且将这种精神自我完善保持至今。书中《尤二姐的精神是舒畅的》一章,对一个乡村老妪命运多舛的一生,没有知识分子通常居高临下的悲天悯人,而是坦然平地地肯定她活着的每一天。其白描似的文笔,有人会想到沈从文汪曾祺之类,但绝无沈从文汪曾祺的浮荡,读来更接近明清笔记的疏朗简约,余味悠长。这是一个与其书画状态有差异的写作者。

王传贺先生号海砚堂,诗人,书法家,画家,山东曲阜人,从事书画创作逾半个世纪,孔子艺术研究院院长,是当地文化名士,也是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和北京多所高等院校的客座教授,著作颇丰。观王老先生的书画作品,笔墨间所传达出来的热切精神,令人多有震动,几乎是面对一个中国书画天地里的梵高。

相比之下,传奇作家毛姆的文字底下,多少有点职业作家对于人生隔岸观火的油滑劲儿,而朱铭与王传贺两位老先生,年纪相仿,都是从事教育,都搞艺术创作,且在历史风云变幻的岁月里,也都是出身成分非主流,这诸多的相似性,也给他们的回忆录性的散文随笔作品,带来了某种程度切近的震动——我们,对于我们的前辈,我们的父辈,究竟有多大程度的了解与理解?

这也是乍读《缝隙里的面孔》的抱憾。而在《这一代的人和事》里,王老先生置身中国历史文脉心腹之地,却几次通过对自己的老师的感念,表明自己对于传统文化薪火传承之愿。或许对于我们来说,能够读到他们,即是获取人生经验与文化之旅的机会吧。



@波斯蜗牛:三十年前,有着金黄卷发和粉红脸蛋的小男孩弗朗兹诞生在奥地利儿童文学作家涅斯特林格笔下。自那以后,弗朗兹喜怒哀乐交织的童年故事就伴随着无数小读者的成长,文化和国别隔阂在这里被幽默生动的故事和纯真善良的童心打破。弗朗兹的经历总有一些让小读者感同身受,这也是这部作品最有价值之处。

@康定斯基:纳博科夫签赠给格林的《洛丽塔》有怎样的传奇?乔伊斯签名的首版《尤利西斯》怎样让人疯狂?如此种种均可在上海译文《托尔金的袍子——大作家与珍本书的故事》中找到答案。作者从教授变身古书贩子,够传奇吧?但对我的致命诱惑是艾略特、普拉斯、王尔德等诗人的故事,海明威都出过十首诗,没想到吧?

@黄老邪:《河童家族大不同》,风间茂子著。翻开书就能走进河童家了,有家的人看这书会感觉特别亲:对对对,我也有这样的喜悦,是是是,我也有这样的烦恼。读到最后,画家儿子回忆父亲推荐他做云朵画师,13年来每天画云,真羡慕啊……有尺水,行尺船,做个专门衬托别人飞起来的画师,也很快乐。

